

## 陸、創作究竟的告白

### 一、創作理念

德國的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說：「藝術究竟所為何事？難道它不在讚賞？難道它不在美化？難道它不在精選？難道它不將事物導入理想的境界？」在他看來，藝術必然關係於實際，卻並不因此而失去了它的偉大與莊嚴。他相信不經藝術轉化的世界，原本是單調而無聊的，唯有經過藝術的轉化，世界才能顯出它的價值與意義（註六十五）。常言道，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在人生的舞台上，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從藝術的源起來看，因人生需要而有藝術，因此藝術從生活中取材，並反應生活現象，是生活世界中的精神再現。是故，「藝術是在幫助藝術家瞭解世界和他自己，藝術家將他所感受到的事物本質和真實，藉著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向觀者作一種視覺的呈現。」

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曾說：「藝術是傳達感情的手段」，在自己心裡喚起曾經一度體驗過的感情，在喚起這種感情之後的形象來傳達出這種感情，使別人也能體驗到同樣的感情。因此，藝術作品乃是「可感覺的生活」投在空間、時間和富有詩意的結構上面的投影，它們是情感的映象，將情感表述出來以供認識。所以，真正的藝術主體是要體驗自身，體驗自己的情感、思想。

康丁斯基(Kandinskij 1866-1944)在其回憶錄中提到：「藝術的核心處並不在於它那形式上的表現，而是畫家內心的激情。」（註六十六）繪畫在於表達內心的思想、情感，思想情感隨著萬物的改變、生活環境的不同、時空的轉移，生命的體驗不同而變化莫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形象相呼應而產生悸動，用自己的繪畫語言，把具體的物象和觀念，運用隱喻、象徵、解構，轉化為個人線條、造型，表現在畫面上，呈現出內斂的心靈世界。藝術作品可以感動他人是因為通過心理轉化的過程裡，了解了另一個內在的經驗，我們自己心靈體驗的事物和另一個心靈體驗的事物相似，使人們可能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現了自己經驗至深隱密處，從這種交會中，可以發現另一個更為充實的內面世界。

在精神文明及其相關的符號活動方面，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認為在人類眾多的符號創制中，其主要的形式有神話、宗教、語言、藝術、歷史、科學等。其中藝術創作是用主觀的表現態度，針對人們既有的內外實存狀況，作親身的領受與掌握；將人類存在情境的潛在可能性，作積極的發現與探索；以便釐定自我的感性意識，鍛鍊主體的完形能力，拓展豐富人類的感覺經驗，滿足心靈需求（註六十七）。

我們都知道，人們內心的觀念，都是由符號的網路所織接而成的，捨去符號的支撐架構，那麼心中的飄渺意緒則無所依附，而內在的意象也無從生存；對於相同的存在性，不同的符號可以形塑出不同的意象，我們對符號與意象所進行的操作，其實就是藝術創作。內在感知和內在意象萌發時是一片渾沌，有待澄清，唯有藉助藝術創作，內在意象才得以定影呈現。雖然人的認識的能力和感受能力有限，但在我們存在的週遭，有著一大片未經拓墾的領土等待我們去開墾，因此，應拓展自我感性，並將感受到的以創作的探索與發現，將那烙於心田中幽微難測，廣大深潤的存在情境予以揭示表露。

基於上述，筆者忠於自己的切身生活體驗及發覺在繪畫領域中，孕婦角色的被遺忘情形，我希望能做到「既為己言，又為他人言」的藝術境界，但這只是一個原始的點，朦朧不清，因此有待透過創作探索，找到一個宣洩與對話的窗口。雖然創作過程猶如摸石過河般，但期望打開心眼，正視自己感受，讓藝術創作中的主題性關懷徹底實現，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說教工具，而著重於心靈感受的探索，於是有了此一主題 - 「幻化．蛻變」系列創作的產生。

## 二、「幻化．蛻變」的創作自述

一直以來，以繪畫方式收藏及表達自己的生活感受與心情故事，生活是創作的依據，創作則是生命的見證！以一位女性創作者的敘事線條和充滿輕淡自在的哲思，藉由畫筆、畫布、顏料，交織出一個無限寬廣的對話空間。

我畫畫很慢，很少一次完成一幅畫，有時花很長的時間來完成，我想抓住其

中的感情。畫畫的時候，我沉醉在一個無人的世界裡，享受孤獨的時光，在裡頭自顧自的編故事，一個又一個，一層又一層，有些是真實的，有些是突發奇想，有些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有些則是十分自我的感受，我像是唱機般播放著很慢的抒情歌。喜歡寫實與幻想的組成，並在畫面上加入許多意象，採用冷靜的表現手法，運用繪畫形式，討論一個現象或議題！希望如基里訶般突破「受限於外在世界的模仿觀」表現無限內在的種種可能性，了解面對內在世界的真實感受，同時運用繪畫技法貼切地表現出來。畫中的孕婦有些是寫生，有些是參考相片，或蒐集來的資料，因為孕婦無法久坐，所以需拍下照片以做參考，但我並不完全照著模特兒或相片來畫，它們只是參考的對象，我不是畫肖像畫，我想畫的是孕婦內在更深層的，更不為人知的一面。畫中的孕婦有著不同的容顏，但卻有著類似的生活經驗，我把她們置於現實環境中，有時則讓她們存在於虛構背景裡，有時背景只是大片大片的顏色或灰綠斑駁的牆面化成了電影般的螢幕，播放出畫中人物內心的思緒、情愫。孕婦或站或坐，或閉目沈思，或遙望遠方，在這樣荒冷的空間裡，在那種冷色調的畫面中，雖有時故意擺放日常瑣碎生活的靜物圖像，以鮮明色彩表現，但在灰冷的色調空間裡，使人有一種冰涼灰暗情緒的聯想，人物表情則是一脈地淡漠、冷清，她是旁觀的，無聲的、自我的、與世無爭的存在自己的世界裡，靜靜的流露出一絲淡淡的悲傷與期待！

畫面上，我故意將達文西、克林姆或其他畫家的畫以拼貼手法置入畫中，和我的畫對話，或成為背景，因為我認為從前人作品中得到啟示，再以自己的繪畫語言出發，是很自然的事。把不同事物並列，充滿生活痕跡，再加上安寧的氣息，人物畫面的處理以寫實技法加上印象的環境，人物猶如存在於夢幻之中，呈現歷史、現代交錯與安靜的氛圍，畫中的景物是靜默的、沒有風的流動，光也不強烈，大地間凝聚的安靜，彷彿連一根針掉落都聽得到似的，雖然景、物、人之間似乎是不相干的，但卻也相互牽連著，展現了現實生活的存在。真實與虛擬，現實與夢幻本就同時矛盾的並存，如此把過去與現代，真實與虛幻的生活軌跡結合起來，生命便有了延續的力量。

在藝術史裡，沒有多少繪畫，是試著去了解女性整個生產的真正過程與心裡感受的，雖然懷孕，生產是個很普遍的現象，並且是大多數女性生命的中心，它卻很少被描繪或記載下來，這使得許多女性都只能各自私下體會，獨自或悲慘的面對原本是意義重大的生命製造過程，這點在前幾個章節已深入探討，不再贅述。就此次創作「幻化·蛻變」為主題的創作，分為三個系列，系列（一）是「亞當·夏娃·意象」，系列（二）是「孕婦身體心像」，系列（三）是「生命的軌跡」，然此三系列也並非完全各自獨立，而有著相互的關連性，分述如下：

### 系列（一）：「亞當·夏娃·意象」

曾無意間看到一首詩：「女男戰爭」，其中有段這麼寫著：「他們以眼神巡弋對方，兩地的雷池是矜持、道德以及一種對古老封印的恐懼。

被咒語鎖住的祕密，一旦解開，會有排山而來的災禍，我們無能承受。

啊！我們正操著子孫的生生滅滅

直到第一顆核彈頭在雙方的心臟爆開，他們知道彼此都已無路可退了

一旦開火，只能勇往直前，在肉搏中，他們發現自己還原為獸」

筆端不知不覺竄出色彩，把腦子裡的意念一一掏出，每畫一寸，我的夢就多完成一寸！這個系列的作品，是以一種懷舊或復古的心態與前人作品對話再出發，用不同的手法，描繪自古以來即不斷被描繪的主題——亞當·夏娃。將古與今的思維遊戲其間，卻是真實的反應人生。如作品〈紅塵男女〉〈感情的結晶記憶〉〈破碎的戀曲〉〈失格的內心戲〉，從盤古開天以來，上帝創造萬物，人間就有了男女，男女間的愛、恨、情、仇也自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園後，就展開了序幕，糾纏不清，不曾停止。我無意於表現隱藏在生硬、冷漠的現代都會叢林中，男女間速食性的情愛，如同嚼蠟般的夫妻關係，更無意指責令社會秩序大亂的外遇問題及三角關係，而以「舊酒新瓶」的表現方式，試圖將一個古老的議題，熟悉的主題重新詮釋，傳達男女之間並存相依的事實。畫面把男女相擁的身影，鑲嵌於斑駁龜裂古老的牆面上，以真實與虛幻相互交錯的手法，闡述一個朦朧未明

的關係，男女間的關係又有誰能夠看得透、說得清呢？

## 系列（二）：「孕婦身體心像」

在真實的生活世界中，在人類具體存在的綿延裡，女性從未缺席，甚至以無言的沉默，真實而具體地傳衍著生命的真情。如果誕生是山上湧出的泉水，而死是海洋，那麼人生大概就是河流了。在這歷史河流中，女性生育的事實永遠不變，生育的女性，內心某處對自己有所自覺，對於留下子孫這件事，有滿足感、安心感、喜悅感，但也同時存在著擔心、害怕、未知與恐懼。我想把這些感覺畫在畫面上，這是一幕幕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尾的故事。運用深具象徵性的構思與構圖，沒有具體的目的，亦無結果，利用孕婦本身或是周圍景物襯托出孕婦的心理狀態。她們大多帶著一種孤獨的特質，自處於一個不受干擾的環境中，想著自己的心事，產生一種安靜卻又暗湧澎湃的氣氛，意象也隨之複雜了起來。

對於牆，我有份特殊的情感，我畫的圖幾乎都與牆有關。牆面有點滄桑，有點斑駁，安安靜靜，卻帶有敘事性，運用綠色及灰色不同層次的變化、轉換，以求畫面的和諧與豐富，牆雖是背景，但並不只是襯托，而是與主題同等重要，因此我也精細照顧，使人與周圍的關係更緊密結合，因為人不光是自己生活，而是存活於自然之中，如此才會有愛、和諧和尊重。

畫面中也常出現鳥，對我而言，牠是生命、是飛逝的時光、是年齡、是自由的綜合體。花、藤蔓則為情感的糾纏、綿延，花開花落，它雖美艷但終會凋零，蜿蜒曲折的藤蔓，是理不清的思緒，紛亂而不自主的爬行，曾經新綠，不免枯老。牆上的白紙片或圖像，紅色的緞帶，桌上的靜物...等，雖然具象，但在形象中卻夾雜抽象的線條，與象徵的意涵，畫面上所呈現的是現實與心理的矛盾與衝突。

## 系列（三）：「生命的軌跡」

尼采說：「人類的生命，不能以時間長短來衡量，心中充滿愛時，剎那即永恆。」又說：「唯有在懷孕的時候，才是兩個心靈可以完全溝通的時候」，「或許這就是生命最迷人的地方，用一塊鑲上金框的面紗遮住自己的臉龐，面紗裡卻藏

著承諾、反抗、謙恭、諷刺和誘惑」，是啊！生命是如此的善變，但它卻有著行進的軌跡，尋求和宇宙生命的接觸，也探索自己的根源，今日的人類，是明日的胎兒，注視著生命，彷彿聽到遙遠彼方傳來的訊息。

「生命的軌跡」這一個系列都是聯屏作品，為了表現一種思想性空間，將背景處理成主觀性甚強的純繪畫方式，希望形成一種潛在性的動向，增加一種內涵性的質量與深度。用心去體會那突破時空橫阻的意念，讓思緒暫時失重，去捕捉生命中隱然成形的跡象，甚至只是意念和意識剛剛成形的最初，進入如夢遊般的幻境中去仔細體驗藏身於畫面後敏感又奔放的心。心與眼瞬間移動，在心念每一次想望的時候，藉著舞動飛翔的翅膀，帶你安穩的飄降，觸動內心已然烙上的「感動」，雖然，這終是一個豐富寬廣而沒有結局的故事，卻也因此而無止息的延續。

畫面上的圖像或以描繪或以拼貼胎兒圖像及寫實物像為視覺焦點，這是一種象徵隱喻的手法，是思想上的一種表白，並以此增加畫面的穩定感，看似無意卻是有意的訴說生命中游疑不定，抽象不明的意念，生的意義何在？它是喜悅，是悲苦？是永恆不滅，是稍縱即逝？是積極正向，亦或是消極負面？其實並無定論，隨心而轉。

### 三、創作技法與媒材的運用

藝術之可貴在於不管透過任何媒材，任何技法，經由藝術的呈現，藝術家能對所處的環境、社會表達關切與回應，對於心靈的感覺提出省思與解析，這是人類社會之所以能遞衍文明的重要動力。創作理念是一種觀念、一種思想，是屬於內在的；表現技法則是藉助不同的媒材表達出畫家內在的思維，是外在的、有形的。德國哲學家謝林(Schiller 1775-1854)說：「藝術是於有限的材料中，寓以無限的精神。」因此，思想只是存在於創作者的大腦內，無法讓觀眾產生共鳴，它必須經過一系列媒材的應用，藉由嫻熟的技法表現，才能引導出作者的思想，所有的媒材和技法都是為了傳達思想觀念的需要而產生的，其終極目的是要盡可能的把心中的意念傳達出來。

其實，在達達主義（Dada）之前，克林姆就已將中世紀盛行的金箔銀箔和蛋彩技巧與現代油畫結合，創造出個人獨特的風格，使用了蛋彩、膠彩、金箔銀箔、金粉調膠等材料，製造出光澤層次變化多端的效果，在達達主義之後，更是百花齊放，任何新的繪畫形式和新的材料都不再意味“創新”，關於新素材的運用，如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22-1936)運用商標、報紙、壁紙等裱貼於畫布上製造效果,又把布、繩子、鐵絲等現實物拼貼於畫面上，而馬克思·恩斯特(Mac Ernst 1891-1976)亦用了拼貼、摩擦、騰印等技法尋求不同的詮釋，一直到現代畫家，更把砂子、小石子、柏油等任何想得到的非繪畫性物質加入繪畫裡，所謂“新”的畫風，和“新”的媒材都不再意味“創新”，因為所謂的“新”畫風和材料都已被畫家們嘗試過，任何繪畫風格或材質的使用都不過是借用和重複舊的事物，因此，風格的復甦，採借任何不同時代的風格意象匯聚，採用前人創造的意象，作為自己創作的一部分另寓新意，用拼湊造成意義之轉變，以混種的語言，不用單一絕對的形式，「合成」並同時採用「抽象」和「具象」的語言，把繪畫作為符號，象徵與暗語，形象是現實和幻想之間的交互穿插形成多變、神祕、冥想的圖示，這些技法材料成為顯示內心意象的途徑。

此次創作除了用多層次畫法、透明畫法、直接畫法等油畫技法外，利用前人各種不同的材料運用實驗，截取適合表達自我心中意念的材質加以運用，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材料是否易變質、毀壞，造成保存不易的後果，因此在材料的選擇上須特別注意。分述如下：

- 1、以水性畫布及木板為基底材，木板上用兔皮膠裱上麻布，上膠然後再打底，應注意的是材料綜合時應先用水性顏料再用油性顏料，木板背後可塗一層樟腦油以防蟲蛀。
- 2、為求畫面老舊粗糙斑駁的效果，以 Gesso 流動效果或混合適量的沙子做出厚度，但不可太厚重，以防造成畫布的過度負荷。
- 3、運用電腦合成列印出所需的圖像，做成古舊印象，或裱貼 BFK 版畫紙、紗布...

等不同材料，做出不同層次的效果。因為畫布上貼的不同物質，雖用同樣的筆刷上同樣的顏料，卻可產生不同強度、濕度、流動性之效果，不同材質的紙、紗布、油畫布因吸油性不同亦造成了不同的筆觸停留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要用無酸樹脂來貼，以防剝落腐蝕。

- 4、以碳酸鈣加兔皮膠做浮雕效果，用刮除、壓印、堆高等技法並貼上金箔，或以金粉加膠處理，產生不同的肌理。
- 5、畫面上的肌理處理，需要十分的耐心等待，它必須一層一層的做，且前一層未乾時，第二層絕對勿心急的貼上，否則容易龜裂、剝落。當然材料改變了，技法也隨著改變，當基底層做好後，我先以大筆薄塗，用渲染方式輕罩一層統調顏色，待全部乾透後再著手一一描繪，有時再貼上膠帶一層一層的罩染，有時厚塗蓋住底層，有時薄塗讓底色透出，產生融合效果，這需較多的時間與耐性，因為必須等上一層乾透再進行第二層，有時做了五層以上。

以上各種技法與媒材的運用無非是希望讓畫面呈現出更多不同的趣味性及視覺效果，用拼貼、潑色等技法來抓取畫面的流動與畫面的節奏，使畫面產生多元性與變化性，而這些手法都是為表現內心真正的情感與悸動。



#### 四、作品範例解析

(一) 紅塵男女 2003 97x130cm 綜合媒材



社會整體而言，由兩大主角持續不斷的上演不同的戲碼，那即是男與女，現代的亞當、夏娃，有著濃重強烈的情慾，亦有著永遠背負的責任，相互依偎，互相倚賴的事實亙古不變。在此畫中，以大三角的構圖將擁抱中的男女鑲入古舊斑剝的牆面，似真似幻，虛實交錯，他們必須承受一切的磨難與考驗。整幅畫以十分單純的色彩表現，為了求取古舊的壁畫印象，並以錯置分割的背景與人物相交疊，使人感到混沌未明的意象，精細描寫的枯藤與紅玫瑰，則象徵男女間情愛之綿延、交錯、複雜、茂盛與枯萎，這都是世間男女一再反覆上映的戲碼，即使是未來世界，也依舊無法阻止它的重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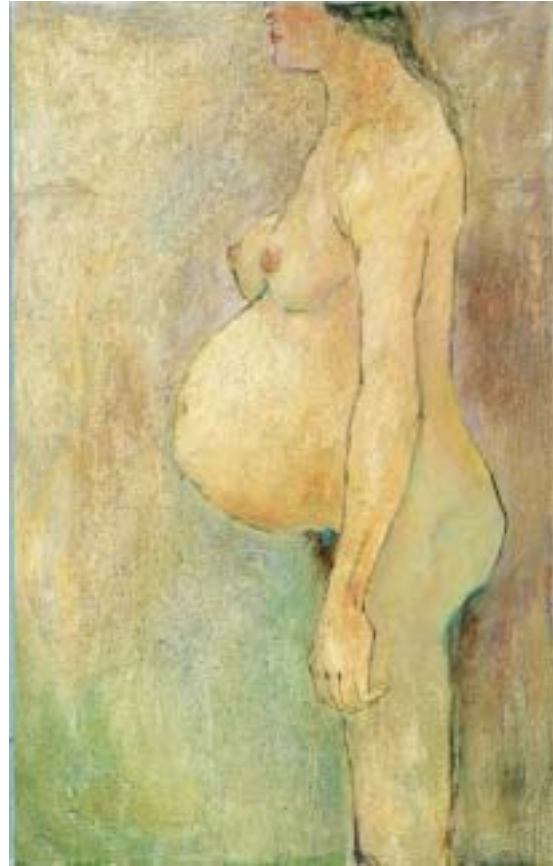
(二) 張望虛幻的美麗天堂 2003 112x145cm 油彩 畫布



畫面的左邊是一個獨坐遙望遠方的孕婦，右邊則是一群以不同姿勢翱翔至天空飛去的人體，一隻展翅而飛的白鳥，把全畫的重點凝聚於畫面中心點，與孕婦的視點相交疊，孕婦的心中似乎隱藏了什麼秘密，背向觀者，望向遠方的孕婦及似真似幻的飛揚人體，是外在形體與內在意象的對照，懷了孕的身體背負的是愛、是責任；但內心的想望是飛翔、是自由，是如同飛出鳥籠般的小鳥，欲振翅而飛，時間啊！歲月啊！無情的逝去。此畫以寫實的繪畫手法，描繪虛幻而神秘的內心世界，背景以塊狀分割層次做出迷濛而有遠近、深度的空間感，但此空間卻十分的虛幻不真實，給人一種時間和空間的無限遼闊感，寂靜而又似乎停止不動，但意象也因此鮮明的跳脫出來。

(三) 等待美麗的聲音 2003 73x116.5cm 油彩 畫布

單獨一個側面而立的裸體孕婦會造成什麼視覺效果呢？這幅畫以最直接最簡潔流暢的線條，如速寫式的方法，快速捕捉裸體孕婦外貌，不多做修飾，也未加入任何象徵性、隱喻性的圖像，並以中國水墨潑染揮灑的方法，任顏料自由流動融合流下，淋漓盡致揮灑是此畫最大特色，在潑染顏料前，先以 Gesso 加上細砂做底，因為有了砂子的緣故，有些地方造成了積水效果，使此畫不顯平淡。



(四) 鎖不住的愛與憂傷 2003

130x160cm 油彩 畫布



這幅畫將剛受孕看不見隆起肚子的孕婦，藉著手中紅緞帶將觀者視覺引導到



椅子下的白紙張，往順時針方向有兩隻眯眼相依的貓，半啟的門，門把上掛著一支鑰匙，隱身於門後捧著白花的惡靈，掛著的白紙鶴，浮貼的羽毛，形成一個大圓形構圖，以順時針方向帶動觀者的眼，在摩登大樓層疊的背景前，產生一連串記憶的關聯，它把人與事物之間的彼此關係串連在一起，而這些記憶包括了驚訝和恐懼，也包括了甜蜜和慰藉。

(五) 另種靈魂自省 2003 (165x91cm) x4 綜合媒材



< 另種靈魂自省 > 這幅畫，運用了多種技法與媒材來表現，首先在構圖上，運用了「平行主義」(Paralleism)的方法，將身材、姿勢全然一樣的人物一字排列開來，這些相類似的人物，藉著稍許的不同，如色調、表情，展示出象徵性內容的多樣性，而同時人物的排列也有著某種暗示，即給人有種「人生的橫飾帶」般，永無休止的再三反覆印象。這幅畫的人物，以三個同樣姿勢的孕婦面對一個代表男性的沉思者雕像，是為1：3的配置法，背景借用克林姆的畫作圖像，延伸想像空間，以一條紅線由左而右輕輕牽拉，人生也就展開了序幕，左上方裱貼著達文西的胎兒解剖手稿及右上方的胎兒圖像，象徵著男女愛的結晶，男雕像與孕婦間的畫框、畫布、調色盤則以十分精密寫實的技法描繪，右下角盛開的繁花，宣示著生命並非一味的悲苦，雖然有時必須帶著虛假的面具過日子，但也有芬芳的角落。

整幅畫運用了拼貼、轉借、象徵、隱喻等手法，並以增厚劑、沙子、貼金箔等技法，期望製造更豐富的視覺效果。

(六) 孤獨的遐思 2003 130x162cm 油彩 畫布



將光線由右上方集中灑向畫中主角 - 孕婦身上，周圍景物完全忠實描寫，與孕婦產生密切關聯。咬了一口的青蘋果，綁著紅緞帶的酒瓶，紅色的花朵，貼了滿牆的紙張，老舊的木箱，畫著手被綑綁圖像的畫作，及躺在地上的女性臉部石膏像及女性軀體的畫片...等，這些圖像都是一種直覺又曾經經過理智認知而排列組合出來的，是一種內在的需要，或許是夢幻，或許是真實，或許合理，也或許不近情理，這些感覺緊緊互相聯繫。而低頭閉目沉思的孕婦，難掩心中的憂慮與不安，都在這些暗藏著象徵意義的圖像中展現了出來。

(七) 最初的寂寞 2003 60x60cm 綜合媒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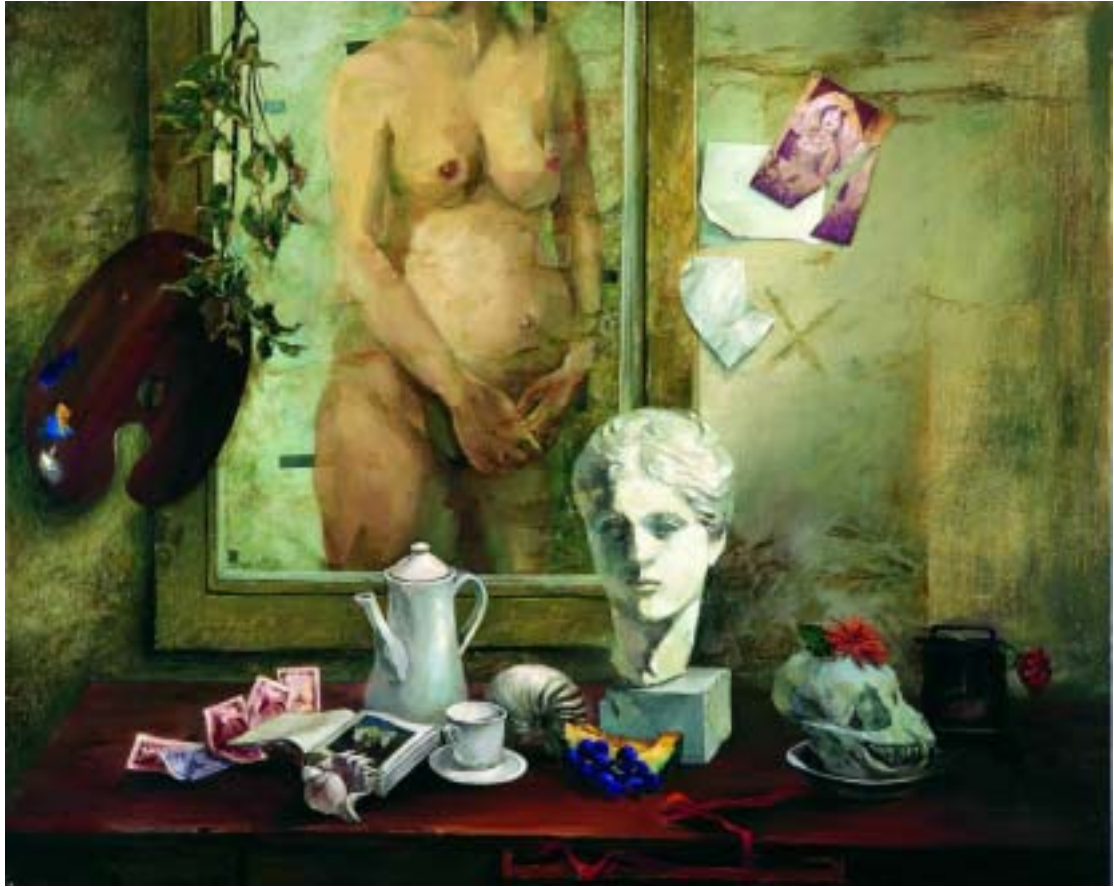
穿著綴有浮雕優美圖案淡紫衣服的孕婦，巨大的佇立畫面正中央，以雙手輕捧腹部，直接以隆突的肚子與觀者相對。用交疊手法，將低頭曲身而坐，閉目深思的女體置於前方，而右邊則採借了克林姆所畫的妖嬈的孕婦圖像，產生三種不同情緒的女性圖像，做一鮮明比對，那是：溫柔的期待、擔憂的心情、情色的象徵。運用三個不同比例、不同方向、不同造型、不同姿勢的女性圖像，加以組合聯結，將他們緊緊的束在一塊兒，她們聚在一塊兒，卻各有所思，有點寂寞，也有點兒期待，似乎有著什麼瀰漫在她們之間。

這幅畫是畫在木板上，並以碳酸鈣堆疊、壓印、刮除，做出浮雕效果。使畫面具有凹凸感，再用金箔將整個背景部分貼滿，運用平面性及裝飾性極強的方式呈現，捨去光影、遠近、深度，以薄塗技法完成，使人物圖像格外突出。



(八)

歲月日記 2003 130x162cm 油彩 畫布



前景散落一桌的東西，紙鈔、書本、貝殼、茶壺、咖啡杯、水果、石膏像、緞帶、骷髏頭、時鐘、花朵...後面的牆壁上掛著調色盤、倒吊的枯枝、碩大的孕婦、空白的紙片、破了的新娘相片...從這些瑣碎的片段記憶，一一加以刻劃，將記憶、視覺和象徵的手法，加以更新、組合，建築在這作品的整體構圖中。將在世上不斷出現，又瞬間即逝的景物與某種精神層次聯結，這些形象擺脫平日被利用的價值，產生如詩般富含哲理涵義出現，不做特別解釋，而直接與觀者對話。我並未使用晦澀的象徵手法，因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理解，如同馬格利特（Magritte 1898-1967）所言：「現實已相當豐富，我們可以使用詩般的語言，反映出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的神秘。」因此，在〈歲月日記〉這幅畫中，表達的是生命、時間、空間、生活的關聯性混合在一起，而這一切人類生命的本源，則從「孕」開始.....

(九) 這是一首我們的歌 2003 (97x162cm) x3 油彩 畫布



這是一幅三張 100 號聯屏巨作，以鮮豔的紅色和灰綠的背景做對比呈現，以大三角構圖使整幅畫面穩定。中心處是一個閉著眼靜靜安睡，不知人間疾苦的小嬰兒，由五個不同姿態的母親所包圍。最右邊的是正在受著生產煎熬的產婦，右上方是正溫柔餵奶的母親，正中央手抱胸前遙望遠方的母親，有著無限的期待，但低頭靜思，才發覺心中除了愛，也正瀰漫著淡淡的不安。她們都隱身於鮮麗的，畫滿牡丹花、魚紋圖案的紅被單下，在喜氣歡愉的背後，獨自承受不為人知的壓力，圖的最下方聚散不一的鴿子，或靜立、或低頭覓食、或望著遠方、或凝視觀者，對我而言，牠們是內心的騷動、是生命、是自由的綜合體。圖右後方的大地之母「威廉多夫維納斯」淡淡地、靜靜地佇立，宣告孕育的事實，但是，「孕育」是女人甘之如飴的天職，是女人甜蜜美麗的負擔，亦或是女人難以掙脫的宿命？這是一首女人心中共同的歌，是一首悠揚動人甜美的歌曲；亦或是一首悽愴悲苦，哀怨惱人的悲歌？端看我們如何去譜曲。



(十) 流動的生命場域 2003 91x211cm 綜合媒材



生命像是一個拼貼，由許多不同的部分組成，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它是生命的一個片段，也是生命片段中的一部份，死亡讓生命的拼貼成為一個整體賦予意義，透過消逝帶來新生，由不同的片段拼貼而成的生命，蘊含著時間的循環與連續性，因為循環更新，生命得以產生連結，延續不絕。

在此幅畫作中，首先呈現的是母親與肚子內的胎兒，運用中心圓旋轉外擴，帶動視覺動向。由生命的開始展開序幕，來到高樓聳天的現代社會，牛骨代表的是死亡的無可避免，三朵不同方向的紅玫瑰則象徵著情感與生命的熱情。

在媒材技法方面，在畫布上先貼上 BFK 紙張，潑上 Gesso，轉動畫布使其產生自然流動效果，有些地方則保留原有畫布肌理，有些地方以 Gesso 加上砂子堆疊，等待全乾之後再用大排筆刷染不同層次之底色，這些罩染的顏色有時故意使之融合；有些則等上一層乾透再染；有些地方則以膠帶貼上，用厚厚的顏料刷塗過再立刻撕掉膠帶，產生銳利的邊框，最後進入主題之描繪。此一系列之作品如〈心靈邊界〉〈譜記生命符碼〉〈生命記憶軌跡〉等都是以這種手法完成，但在〈心靈邊界〉與〈生命記憶軌跡〉更拼貼上電腦合成影印圖像，造成不同效果。